

## 泗水之杨

文/储福金

泗阳有一座杨树博物馆。

如今,各类的博物馆见得多了,但为杨树所立的博物馆,世界还是唯一的一家。

博物馆内以各种图片与实物来介绍杨树,这可以想象到。让我惊奇的是博物馆院中的那四棵被称作“意杨活化石”的杨树王。

此杨树之高,将近五十米,此杨树之粗,须几人环抱。说它们高大,确实高大了。不过我见过比它们高大的树并不少,只是这么高大的杨树算是少见。

奇的是此杨树的树龄,初始听解说,称之意杨活化石时,我心里猜度,树称之为化石,怕有上千年了,存活几百年的树,我实在是见多了,然而,听到具体树龄三十八年时,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,连着问了几句:到底什么时代的树?回答是:当代1976年。

唉,俗话说,人比人,气死人。人有活上百岁依然健壮,也有人在襁褓便夭折。那树与树比,更让人绝倒了。有存活上千年的树,还老树生新枝,却还有像意杨这样,存活不到四十年,就被称为活化石。

不敢多说,说起来,也是我寡闻所致,杨树本来命薄,寿长一点品种的杨树,百来年算是高寿,意杨属黑杨,活二十年上下,是最正常不过的了。多活了一倍的年龄,依然形神有势,也不枉称之为活化石了。

杨树活得短,却也是活得容易,只需将无根无须的枝条插土培养,便能长大成树,这实在合着自然的辩证法。如果活得容易又活得长寿,那满世界不都只剩一个品种了?

这四棵长在博物馆院中的意杨如何能活得这么好,细究原因,当然不是借了博物馆的名气。倒是博物馆借了这几棵意杨,才选址于此。

听说这里原来是个酒厂,因为要建博物馆,把酒厂给迁了出去。在这一点上我很赞赏泗阳,都知道酒厂是赚钱的大所在,特别是泗阳的洋河酒,现在改了名为“蓝系列”的酒,声名在外,在经济至上的年代,让酒厂让位于杨树,我想这也是意杨活得好外围环境因素吧。

我也想到,或许酒厂的酒作了土地的肥料,对杨树有着特别功效,这也是几棵意杨活化石长寿的根本,当然,这只是我看多了奇场

获宝的影片所生出来的想象,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的。

追根溯源,意杨即意大利杨树,这几棵意杨便是受赠意大利的杨树枝条所长成,应属泗阳的意杨第一代。它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,来到泗阳,凭一根根枝条,扎入中国泗阳的土中生根开花,实在具有国际意义。

从它们及第一代泗阳意杨树上剪下来的枝条,再栽培到泗阳的大地上去,如今,泗阳已有六十多万亩意杨树。泗阳境内杨树林木覆盖率已达百分之四十二。

数亿株的杨树郁郁葱葱,泗阳的生态可想而知。还是去泗水边的意杨林走一走吧,满目青翠,绿阴蔽日,阳光在树叶间透着亮,空气在树枝间显得轻。

意杨倒影在泗水上,越发清澈,越发宁静,水与树交融着一片祥和的色彩。我突然想到,说那几棵意杨活化石沾酒而长寿是偏狭了,意杨的繁殖与生长应是靠泗水的浇灌,便是泗阳的酒,不也正流淌着泗水的精神吗?■

## 城门开

文/许沁

城市,如同人一般,打一出生就有了自己的声音。城不同,音色也不同。然而,一些城市慢慢长大,总觉得别处的声音更动听,于是学会了模仿,却失去了真声。

这个道理,是小区里一位老先生教我的。

“海岛冰轮初转腾,见玉兔又早东升。”水袖凌波,眉眼顾盼,遥见城门开。每天清晨五六点,老先生的京腔便慢悠悠地渗入梦中,于我脑海勾勒出这样一个遥远而陌生的画面。每每他的声音一起,小区里的灯火便一盏接着一盏,颇带些倦意睁开欲开还闭的眼。

我好奇。曾为此透过窗户打量他:一成不变的深棕色中山装,光亮的脑门上飘零着几根稀疏的黄毛,人不高,背却很直。一只黄黑色胖猫慵懒地靠在他脚边。

一个周末早晨,我去买早饭碰见他。问他“海岛冰轮初转腾”的出处,他的眼眸触电般闪过一丝光亮,继而恢复成深邃的黑。

“现在年轻人都不兴这个了。”他悠悠叹了口气。“京剧是我们的国粹,可这样的有特色的音乐少了。我每天唱两句,你们喜欢也好,不喜欢也罢,总归还能有点印象。像你好歹也记住了一句是吧?你们小年轻成天听什么英文曲儿韩文日文啥玩意儿的,能懂啥意思不?咳,我反正听不懂,还是听听咱们自个儿的声音吧。”他拎着一袋刀

切馒头,抱着猫和收音机,走了一段又回头对我笑笑:“小区里大多数人都叫我神经病呢!”

京剧作为中国夜色的声音,地位从半世纪以前许多人的生活必需品,渐渐变成了如今少数人的收藏品。

想起家里前不久请过一个装纱窗的工人。也就20出头,一边工作一边哼着鸟叔的《江南style》,连在脚手架上的姿势也颇有些骑马舞的范儿。当他走出小区走进大路匆匆人流时,我也许不会认出他来。因为他那一头越南范儿的红发和浑身上下铆钉牛仔的穿着,在追求个性时尚的人群中显得普通极了。

想起他刻意模仿着可能自己也不懂的韩文歌曲,想起老先生扯着嗓子,不专业却执着的京腔,不知怎的,心里滑过一丝微凉。那句“他们都骂我是神经病”的话总在耳边。多少次,老先生在小区里一开嗓,楼里就有人扔出这样的声音:“喂师傅,我说你吵什么吵啊,整天咿咿呀呀俗不俗啊?”

唱京剧俗吗?

那天回到家,我查了老先生唱的曲儿的出处——《贵妃醉酒》。

又是一个清晨,老先生站在柳树下。尽管天空淅淅沥沥下着小雨,但老先生的调子还在天地间回旋。

还有那只猫,卧着听。■

## 六月六日,芒种

文/杨葵

一早天就阴阴的,屋里很静,读了会儿书,风声起了。打开纱窗探出身子朝外看,河岸密植的杨树之巅已呈波涛汹涌状。还没看够呢,硕大的雨点砸下来。

逐屋关窗,邪风骤雨拦截在外。煮茶,茶筐挑茶。水沸时,茶也挑定了,巴达山古树普洱,大约九五年前后入手,前两天从堆放杂乱的存茶中拣出。

预检茶饼,选料似不够精,制作也嫌大意,好在茶饼洁净,条索大多粗壮。

开汤。二十年的茶,该沉的沉下了,该稳的稳住了,入口平实无惊喜。一口下肚,兀愣愣坐片刻,后力绵绵而至。三泡过后,一身轻安,

脑海浮现刚读过的那页书。

那页书上,村上春树和小泽征尔聊音乐,说起有个词direction,方向性,也就是音乐的方向性。小泽说他老师卡拉扬的direction非常明确,有时为了将这个放在第一位,不惜牺牲合奏的细节。

村上追问,甚至不惜牺牲合奏的细节?小泽说:意思就是即便细节不大协调,也不必在意。最长最粗的那条线比什么都重要,这就是方向性。direction这个词虽然是方向的意思,但在音乐领域还多了“联系”的因素。既有细的direction,也有长的direction。

想归想,手下茶没停。这一碗出茶时走神了。选料之精、制作之

细,相对茶树地区、树龄、海拔、环境而言,要算小泽讲的细节了吧?但是,这还是细节。

听长者讲过个故事,偶然去到浙江一个小村子,遇一农村老妪。老妪说天寒喝碗茶吧,就拿一只大碗,各种颜色散落的茶往里丢。开水一冲,一股菜油味儿,炒茶用的必然就是炒菜的锅子,泡茶用的就是吃饭的碗。长者说,味道粗粗的,很开放,很有活力。这个,接近direction了。

一念及此,茶汤已至最后的滴答答。手悬半空,目光盯着每一滴茶汁在匀杯中溅出小小的浪花。而窗外此时,骤雨初歇,也正滴答个十方世界。■

## 根之海

文/谷代双

东面是竹,西面是竹;前面是竹,后面还是竹。

高处是绿,低处是绿;明处是绿,暗处也是绿。

恍若太虚幻境,我置身于一片莽莽苍苍、无际无涯的绿竹世界。这是现实存在的南山竹海。

凭桥远眺,一席黄金档的视觉盛宴使我周身霍地激爽:一根根拔地而起的粗竹,漫山遍野地连接着,互通互融地铺展着,间或涧谷跌宕,时而奇峰突起,其磅礴豪壮的气势,让一种“不是大海胜似大海”的博大气象彰显于绿原山野。

平生爱海。曾经的驻守海滨九年的军旅青春,那悠久激荡视听神经的排空之浪、如龙之潮、裂岸之涛、似马之嘶,已衍化成一团潜意识,常常隐现于梦境碎片的怀想中。然而此刻,水之海的磁性分明被竹之海的神奇弱化。细想,那大

海的壮怀激烈,不就是一种“风生水起”的律动现象?失却风力,波翻浪涌的刚猛便消解成微波轻浪的和顺,不啻是扩大化的一汪平湖。而眼下,无须凭借风,但凭山川形胜的原始“造型师”与红日绿竹的天然“调色板”,一幅绿“海”大写意扑闪于心屏:以鲜绿、浅绿、深绿、黄绿、褐绿等变幻涌动之绿,以峰巔峭拔处的亮丽、山凹背阴处的幽凝、谷底湿润处的洗练,以及天光地影映衬出的波峰浪谷,让我触摸到一个幽渺中勃动的绿色精灵……

此山的魅力在于竹。

在3.5万亩地域内,生长着近4亿根竹子。巨额的数字一旦赋予生命的意象,它就能衍化成浩荡的美景,激扬起喧腾的人气。

其实,大美匿于无形。

竹海最动人的光景,藏于我们

目不所及的天地之下。被土地掩盖着的底部,却往往被我们的意识忽略着。而那儿,正是它们生命发轫的渊薮。

正称竹茎、俗称竹鞭的竹根,一种在泥土里无性繁殖的个体生命。它像一位身怀“土遁”绝技的土行孙,其鞭节上的一些根芽萌发竹笋,钻出地面,长成新的个体竹子,另一些根芽并不长出地面,而是横着生长,发育成新的地下茎。天生坚忍倔强的性格,让它们在地下世界向周围掘进,即便遭遇顽石,它也能从那一线线石缝间砥砺而出。有时候,一棵竹鞭竟能繁衍出一片竹林!

竹海,竹叶之海,竹竿之海,更是竹根之海。

而根之海,才是一切壮丽精神的奔涌之源。■

## 姐妹的缘分

文/孙苏萍

妹妹到南京来做第二次化疗,住在省中医院,周六周日我炖了汤做了菜去看她。

汤是昂刺鱼豆腐汤,先生一早买的最新鲜至极的野生昂刺鱼,说是汤并不确切,这么浓厚,叫“羹”更妥当些。为防汤溢出,温度散失影响口感,我一路抱着送到医院,虽然要坐半小时地铁,但妹妹吃到嘴时,还是温热鲜美的。

我们边吃边聊,说以前的事,家里的事,病友的事,一顿饭往往要吃上一个多小时。

对于我而言,周六周日是一周中仅有的一家团圆时光,一家三口围着一张桌子吃饭,是我家奢侈的家庭活动。

走时,妹妹站在花园里目送我,直到我走出去很远。妹妹比我小五岁,我们都已步入哀乐中年。

回到家,我就对先生说,一直想要再生个孩子,想给睡莲添个弟弟,兄弟姐妹的缘分和体验,是不应该被剥夺的,没有兄弟姐妹,以后她遇

到难处,谁来分担帮衬呢?

不是周六周日的日子,先生代替我每天去看望她一次,我们眼瞅着她一天比一天好。这里面,谁能说没有我们的心力呢。

没有人能够预知自己的一生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这一点更加确定无疑。年轻时,它诱使你挥霍青春不惜韶华;你若得势,它会设下无数个陷阱,冷眼旁观你是否狂妄忘本,是否还保有初心和善良;你若庸常,它更是以没完没了的日常琐事考验你,促使你被一成不变的生活打垮。

幸好,平常的日子可以做梦。庄生梦蝶,蝶梦庄生,命运神秘未知无法更改,然而,为自己构筑梦境为他人营造环境的那些小小的缘分和善意,姐妹情、夫妻缘、母(父)女爱,是上帝特意放过世人,赠予世人的厚礼,是命运这只大手的手指缝,需要我们用一生填满耕种。■

